

清明，铭记的日子

文/张宏宇

清明又至。我伫立于窗前，凝视着外面绵绵细雨，思绪忽然飘向了遥远的故乡。那里，藏着我难以忘怀的记忆。

故乡的清明，历来遵循着严谨的习俗。家家户户，男女老少，皆会踏上祭扫的山路。尽管山路蜿蜒曲折，杂草丛生，但人们步履稳健，年复一年，脚下的石板路仿佛已铭记了他们每一步的印记。清明时节的雨，总是不紧不慢地洒落，老屋的檐角悬挂着一串铜铃，风起时，铜铃轻响，似乎在诉说着岁月留下的痕迹。门前的青石板路显得愈发古朴，雨水在缝隙间滋养着青苔，如同青丝绣出的蜿蜒图案，别有

一番韵味。

清晨，雾气尚未散去，母亲便挎着竹篮去采摘艾草。野地里的艾草刚露出嫩绿的新芽，沾着晶莹的露水，轻轻一掐，清苦的香气便从断口处四溢开来。奶奶生前常说，这艾草生命力顽强，无论干旱还是水涝，都无法阻挡它破土而出。清明前夜，奶奶常坐在灶前揉制青团，糯米粉与艾草汁融合，揉成翡翠般色泽的面团。灶膛里的火光映照在她的脸上，皱纹里嵌满了草木灰的细末，显得格外慈祥。

祖坟位于半山腰的竹林深处，松针铺就的小径被雨水浸润得绵软，踩上去仿佛能听到细微的叹息声。父亲走在最前

面，铁锹刮擦石子的声响，惊扰了几只栖息的斑鸠。山雾在竹叶间缭绕，仿佛织成了一张无形的网。墓碑上的红漆已褪去，变成了浅褐色，供品摆上石案时，母亲忽然轻声说道：“去年清明带的青团，你奶奶最爱吃豆沙馅的。”父亲讲述着往事，奶奶在清明雨中修补漏雨的祠堂，用艾草汁染制嫁衣……那些故事被雨水泡得柔软，如同老墙皮般剥落，却又在我们的呼吸中重新焕发生机。

下山的路上，我们偶遇了几树晚开的杏花。雨水打湿的花瓣紧贴着青石，溪水因雨水而上涨，漫过了浣衣的埠头，漂浮着零落的菜花。对岸的油菜花田铺展至天际，金黄

中浮动戴着斗笠的身影，仿佛旧年的光景重现眼前。此刻，我恍然大悟，清明从来不是断肠时节，那些湿润的怀念，是在春泥中孕育出新的生机。

暮色降临，艾草的苦香随风飘来。母亲揭开蒸笼，翡翠般的青团在热气中若隐若现。咬开温软的皮，红豆沙的甜蜜便涌入口中，夹杂着往事的芬芳。院角的石榴树抽出了新芽，雨珠顺着叶脉滚落，在青石板上敲打出细密的声响。清明是时光的折痕，让我们将绵长的思念，折叠成可以安然存放的模样。

清明，是一个铭记记忆的日子，而记忆这东西，向来又是最不能丢弃的。

清明思已故

文/黄连芬

犹记二十年前的那个夜晚，夜色如墨，静谧得有些压抑。母亲在接起一通电话后，整个人像是被抽去了脊梁，踉跄着飞奔到屋前那片空旷之地，双腿一软，便直直地瘫坐在地上，紧接着，那撕心裂肺的嚎啕大哭瞬间打破了夜的寂静。

我满心疑惑，忙不迭地跟了出去，焦急地连声问道：“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”可母亲只是沉浸在那无尽的悲痛之中，泪水如决堤的洪水，奔涌而出，哭得几乎喘不过气来。我站在一旁，看着母亲如此悲痛，一时手足无措，眼眶也不由自主地红了，泪水夺眶而出。过了许久，母亲才哽咽着，断断续续地说道：“我没有爸爸了，你也没有外公了，他平日那么疼你……呜呜……”话音刚落，新一轮的哭声又响彻夜空，那哭声里，满是失去至亲的痛苦与绝望。

外公是在外面的旅馆骤然离世的，罪魁祸首是突发的脑梗。一切发生得太突然，毫无征兆，原本生龙活虎的一个人，就这么毫无预警地从我们的世界里消失了。舅舅们无法

接受这残酷的现实，满心悲愤地向旅馆讨说法。经过一番尸检，最终确认旅馆并无责任，但旅馆出于人道主义，还是给予了1000元的赔偿。

外公为何会留宿旅馆呢？后来听长辈们说起，原来是外公临时起意，决定要来我家。在那个交通并不发达的年代，天色稍晚，便没有车辆通行，无奈之下，外公只能在旅馆暂作停留，打算次日再出发。而更令人惋惜的是，当天母亲就提议让我陪她一同回去探望外公外婆，只是当时正值吃米粿的时节，路途遥远，来回一趟着实不易，便想着等做好米粿，第二天再带些回去给老人家尝尝。谁能想到，命运竟如此弄人，当晚便传来了外公的噩耗。母亲为此懊悔自责了许多年，常常一个人喃喃自语：“要是当天我们就赶回去，说不定外公就不会出事了。”那话语里，满是深深的自责与遗憾。

那一年，外公还未满七十岁。他常年在外教书育人，退休后好不容易回到亲人身边，本想着能好好享受天伦之乐，可仅仅过了几年，还来得及

给妻儿留下只言片语，便匆匆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外公的后事是在殡仪馆举行的，由于与相关方面的交涉未能达成一致，最终只能将外公火化，带着骨灰离去。没能让外公尸回故土，这成了儿女们心中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，每念及此，便是痛上加痛。

那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面对死亡，看着躺在那里的外公，双目紧闭，嘴唇毫无血色，脸色暗沉无光，可神情却还算安详。或许，走得安详，对他而言，也算是一种慰藉吧！而那一天，也是我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了至亲离世的巨大悲痛。泪水像是断了线的珠子，止也止不住，流了又流。除了满心的悲痛，我更多的是感到茫然无措。那个平日里不苟言笑，却总会偷偷塞钱给母亲的慈祥外公，真的就这么走了吗？那个总是鼓励我不要担心学费，只管专心读书的外公，真的再也见不到了吗？那个每次来家里，都会给我带糖吃的外公，真的已经离我而去了吗？

我浑浑噩噩地回到学校，脑海里总是不由自主地浮现出

那个夜晚的画面，时不时地就会想：“如果我当天就陪母亲回去，外公是不是就还在我们身边呢？”可生活终究没有如果，人生充满了太多的未知与变数，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到来。所以，我们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好好珍惜当下，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。

又是一年清明至，微风轻拂，细雨纷纷，仿佛是天地也在为逝去的人默哀。亲爱的外公，您在另一个世界还好吗？我是如此想念您！我在心中默默地对您诉说着：“外公，我一直牢记您的教诲，努力读书，成了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。表姐妹们都十分争气，纷纷追赶上来，甚至超越了我。受您的影响，儿孙们中也有好几个踏上了教师的岗位。不过，外公，我要跟您说声‘对不起’。您生前最心疼的大女儿，我的母亲，依然还是那么操劳。婚后，她为了弟姐妹们奔波忙碌；婚后，又为了我们这些儿女操碎了心。但好在，日子正一天天好起来。请您放心，我们都在努力地生活着。您在那边，也要好好的。”

清明雨上，思念如织

文/孙志昌

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”这句古诗，似乎总能在每年的这个时刻，精准地勾勒出我心中的景象。清明，在这里不仅仅是一个节气，更是一段人生的记忆、一种真挚的情感，以及对逝去亲人的深切缅怀。

可以说，小时候的我，对于清明节，我的理解仅仅是能与家人一起去郊外踏青。那时的我，对这个节日的真正含义并不了解，仅视其为春游的绝佳时机。我们全家会携带新鲜的祭品，沿着曲折的小路，走向那片祖辈安息的地方。此时的阳光穿透嫩绿的叶隙，轻洒在脸上，暖意融融，仿佛连微风也裹挟着春天的柔情。

后来，我长大了，清明节的意义在我心中也悄然发生了变化。那一年，爷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清明节，就成了我与爷爷心灵对话的日子。我开始明白，清明不仅仅为了缅怀先人，更是为了珍惜眼前人，为了在忙碌的生活中，不忘对亲人的思念和感恩。

今年的清明，雨下得特别大。我独自一人撑着伞，走在通往墓地的小路上。雨珠打在伞面上，发出细碎的响声，像是在诉说着什么。我踏着泥泞，每一步都显得沉重，如同我的片祖辈安息的地方。此时的阳光穿透嫩绿的叶隙，轻洒在脸上，暖意融融，仿佛连微风也裹挟着春天的柔情。

牵挂我。

终于，我走到了爷爷的墓前。我轻轻地擦拭着墓碑上的被雨水浇湿的尘土，仿佛这样就能抹去爷爷离去的痕迹。烟雨迷蒙中，我仿佛看到了爷爷那慈祥的笑脸。我低声地诉说着过去一年里发生的点点滴滴，告诉他家里的变化，告诉他我成长的喜悦和烦恼。此刻，雨声与我的声音交织成韵，仿佛在为我的情感奏响和鸣。

我站在墓碑旁，静静地望着远方。雨渐渐小了，天边出现了一道彩虹。我心中涌起一股暖流，仿佛爷爷在天之灵给予我的回应。我知道，无论爷爷身在何处，他都会在某个角落守护着我们，就像这道彩

虹，虽然遥远，却依旧美丽。

清明节，是一个让人深思的时刻。它提醒我们，生命是有限的，爱却是永恒的。在这一天，我们用行动和言语表达对逝去亲人的怀念，同时也提醒自己，要珍惜当下，珍惜身边的人。因为，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在未来的日子里，少一些遗憾，多一些温暖。

雨停了，我深深地看了一眼爷爷的墓碑，然后，转身离开。我知道，无论我走到哪里，爷爷的爱和清明的记忆，都会像那道彩虹一样，永远地印在我的心中，伴我前行，我不孤单。

敬畏清明才会「明」

文/夏宇年

“青青点点柳绿，雨落纷纷清明。”喜欢清明二字，清也是明，明也是清，两个字在一起，加重了清明明亮的意味。

清明是节气，算节日吗？在我心里是算的，即使它有淡淡的哀伤。

有多少人在忧伤中度过？清明祭祖，是千百年不变的风俗，怀古思今，想念作古的亲人无缘再见，心中难免悲戚，幸好有了清明节，才能于惆怅中寄托那份哀思，而我们兄弟姐妹也能在春节后再一次全员相聚。

父母生前对祭祖是非常重视的，很早就开始张罗祭祀用品，挨个打电话提醒我们别忘了日子。母亲备好亲自做的点心，青团和五色糯米饭是不可少的，买了鲜花和水果，而父亲总是要带上一瓶好酒。

祖坟在郊外山腰上的半山腰处，四月清明，春回大地，一路上微风拂面，下了车一家人谈笑间不疾不徐地走着。父亲总是讲那些说了无数遍的家族里的老故事，我们也相当配合，认真地听，像第一次听似的，问这问那。肃穆的祭祖事宜中，说话间有一丝轻盈的情绪悄悄攀升。千年的人文传统和自然风情相遇、融合，共同织就了一幅美丽又深沉的画卷。

父母去世后，每年祭祀都是大哥张罗，而且跟我们几个约定：清明节不许推脱，必要时想尽办法。这已经成了一种无需借口的惯例，亦成了一年不会忘记的日子。

我把自己收拾干净，甚至连车都洗干净，在我看来这是对清明起码的敬重，唯有干净，才能有心对待，如若马虎对待清明，实在没必要去了，骨子里没有敬畏情怀，这样的清明不会“明”。

骨子里的清明祭祀，换何种方式都不能替代，然而生活总有万般无奈，或许会因为种种原因错过这个重要时刻。但请相信，错过了今日，那么日后择良日也未尝不可，只要心怀虔诚，无论何时，都可以表达对先人的敬意和思念。我远在上海的大伯，大学毕业就留在那里，每年的清明根本就不能回来祭祖，但是大伯一旦有机会回老家，第二天一定要去祖坟祭拜。

兄妹几人走在山间的小路上，身边没有了那双长满老茧的大手牵引，心中虽念故人却也不觉孤单。顽皮的小弟随手折一段柳枝，三下五除二就做了一个柳笛，衔在口中用力一吹，虽然不成曲调，也是柳笛声音清脆，将我带回童年春风里的悠闲记忆。

在长满野菜的山地上，我沿途寻找野菜，而妹妹寻找野花，我笑她“华而不实”，她笑我“俗里俗气”，目标不同，相同的是寻的都是一份情怀，是往昔的梦里花开。及至墓前，弟弟点燃一炷香，妹妹敬放手中的野花，曾经的点点滴滴，那么远，又那么近。

念念清明，可获新生，老祖宗的智慧大无穷，将清明安放在春风里，一定是想让后人在祭奠的同时，莫过于悲伤，在一片春和景明里，缅怀故人，感悟生命，心生喜悦，温暖前行。

